

装帧设计：池长尧

动荡中的繁荣

——魏玛时期德国文化

米尚志编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插页6 字数210 000

1988年7月第 1 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ISBN 7-213-00146-9/G·23

统一书号：7103·1370

定 价：2.80 元

60k07/34

12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轲
祝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很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及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

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力求使比较的对象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前　　言

德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重要时期：德意志帝国（1871—1918）、魏玛共和国（1919—1933）、第三帝国（1933—1945）。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当它在经济上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时，地球已被瓜分完毕。为获得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新生德意志帝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非但一毛不拔，还想进一步扩充势力范围。两强相峙，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已不可避免。1914年，由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为达到侵略扩张目的，在人民中间大造舆论，千方百计培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在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然而，事与愿违，这次战争却以德国的军事惨败而告终。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将军^①要求德国政府停战谈判。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战争导致德意志帝国彻底崩溃，末代皇帝威廉二世^②在革命浪涛冲击下于1918年11月8日逃往荷

①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军国主义者、法西斯总体战理论创始人。1916年任作战总参谋次长，协助兴登堡掌握德军指挥权。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1923年与希特勒共同发动啤酒店暴动。著有《战争回忆录》、《总体战》等。

②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1888—1918）。在位时，德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时期。他推行容克——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逃往荷兰。

兰。1919年1月到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缔结了凡尔赛条约。巴黎和会是个帝国主义列强分赃的会议。列宁在描述凡尔赛条约的性质时说：“它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

血流成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又迫不及待地在“民族”、“民主”、“人民”、“德意志”等外衣掩盖下组织自己的党派，几天内就冒出“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由原“中央党”改组而成，但不久又采用“中央党”名称）等。这些党很快开始影响战后德国的政治生活。那时，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三个党：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分化为三派：右派、中派、左派。大体说，右派中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居多，中派取调和态度，左派以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罗莎·卢森堡（1871—1919）等为代表，革命立场坚定，但起初在组织上并没有与右派分道扬镳。1913年，右派的谢德曼（1865—1939）、艾伯特（1870—1925）、诺斯克（1868—1946）等人窃取了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领导大权。对帝国政府的侵略战争，右派不是强烈谴责、坚决阻止，而是热情颂扬、衷心祝福与积极支持。因此，曾经是国际无产阶级最有威望和最为典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机会主义领导的泥潭，那些右派领导人堕落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唯独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自称“国际派”成了革命的反战运动的中流砥柱。1916年，“国际派”改称斯巴达克派（后来形成斯巴达克同盟），但它当时力

量非常薄弱（成员不足二百人），在组织上依然错误地留在社会民主党内。以胡果·哈赛（1863—1919）和卡尔·考茨基（1854—1938）为首的中派势力在党内粉饰矛盾，实际成了机会主义的走卒。后来，他们在斯巴达克派影响下开始活跃起来，从和平主义观点批判党内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中派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自己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作为一派参加了该党。由于在革命中获得战斗经验，斯巴达克同盟的许多拥护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建立一个自己的革命的战斗的党是迫切需要的。1918年12月30日，斯巴达克同盟召开创建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党诞生后，反动势力穷凶极恶，妄图立刻把它扼杀掉。1919年1月15日，共产党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反动势力“志愿团”残酷杀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容克贵族和资本家在战争中获得巨额利润，而战争的沉重负担与巨大灾难却落在劳动人民头上。几百万人在战争中死伤。经济濒于崩溃。当时的德国，哀鸿遍野，怨声载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德国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反战、反政府情绪越来越强烈，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终于爆发了以基尔水兵1918年11月3日起义为信号的十一月革命。当时，在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爆发起义，推翻当地反动政府，成立了苏维埃。柏林的工人不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行为，不顾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者的摇摆态度，于11月9日清晨转入革命行动，与士兵一起占领了国会、政府各部、警察局、邮电局等要害部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意识到革命洪流已无法阻挡，便竭力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抢到自己手里。当他们获

悉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准备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谢德曼便急急忙忙于11月9日凌晨两点在柏林国民议会大厦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力图把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当天中午，柏林建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11月10日，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建立，并获得工人士兵苏维埃承认。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任临时政府总理，独立社会民主党亦有代表参加。新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没有触及旧的国家机器，旧官吏和旧军官都被留任下来。社会民主党把持下的“人民委员会”不着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打着“自由”、“民主”、“共和”的旗号，宣告要选举一个国民议会，并规定，国民议会选出后接收苏维埃的职权。因此，十一月革命虽是一次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革命运动，但它没有导致无产阶级政权诞生。1919年1月19日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举行了第一次国民议会（最高人民代议机构）选举，结果资产阶级政党获得多数。随后，艾伯特当选为德国总统，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内阁。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

魏玛共和国从1919年1月19日正式成立到1933年覆灭历时十四年。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如上所说是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首届政府总理是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魏玛共和国，人民形式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但1919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的魏玛宪法可以看出，魏玛共和国是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装潢起来的垄断资本专政，是“没有皇帝的帝国”，是改头换面的君主政体。成立初期，能够接受它的人不多。在政府的管理、教育、司法、军队等部门，旧势力仍然占统治地位。因此，一

开始它的政权就不稳固。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后，左派和右派的不满情绪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因此，在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大大失利，而左派和右派各政党所获选票明显增加。人们的不满情绪还表现在暴动和革命斗争方面。右派势力仍然怀念旧的君主制度，视魏玛共和国为眼中钉，并妄图收回人民已经获得的民主权利，因此，一再冲击共和国。1920年3月，德意志民族党中央委员、东普鲁士地方长官卡普发动旨在推翻共和国、建立容克与资产阶级公开专政的反革命暴动。他得到大部分国防军将领的支持，所以，暴动来势凶猛，很快建立起以卡普为首的暴动分子政府，共和国危在旦夕。在这关键时刻，各地工人立即开展保卫共和国及民主权利的斗争，总罢工声势浩大，很快就驱走了卡普反动势力的幽灵。1923年秋，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集团甚嚣尘上。此外，希特勒（1889—1945）为夺取政权在1923年11月举行过慕尼黑暴动。革命斗争在共和国早期也从未中断过。罢工浪潮、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柏林工人游行示威、不来梅工人总罢工、慕尼黑进行武装斗争、法国中部工人举行起义……1923年10月，共产党领袖台尔曼（1886—1944）领导汉堡工人起义，更使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胆战心惊。此外，1920年12月，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忠诚革命的党员与德国共产党合并，这样，共产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全国又洋溢着“十一月革命的气氛”。共和国的军队和司法部门对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的态度显而易见：鲁登道夫参加反动分子暴动，警察可以不闻不问，但左派的人若有“越轨”行为立刻就被关进监狱；1919—1921年间，右派政治谋杀左派达三百十四起，刽子手们坐牢共三十一年，而左派谋杀右派十三起，刺客中就有八名被判死刑，其余的人坐牢共一百七十六

年。对这种政治上的不公，政府亦无力加以改变。经济问题在1919至1923年一直是历届政府的一大难题。为赔偿巨额债款，共和国发生灾难性的财政崩溃：国库枯竭，马克贬值，物价飞涨，普通人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中产阶级也陷入绝境。而法国却趁火打劫，占领鲁尔区，逼迫德国履行赔款义务。政局不稳，经济崩溃，导致政府更替频繁：在共和国的十四年间，先后就有十九人次组阁。

魏玛共和国在1923年末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这时，昔日的动乱局面已平静下来，革命处在退潮时期，垄断资本的地位又臻巩固，经济也开始回升。1923年秋，共和国发行新马克，货币价值日趋稳定。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惧怕德国再面临布尔什维克化的危险，于1924年7月缔结了“道威斯计划”^①，目的是恢复德国经济，使德国有能力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能力偿付赔款。为此，各有关国借给德国一笔八亿金马克的国际公债，以维持德国币制。美国一开始就贷款一亿一千万美元，大大加快了德国经济的恢复过程。1928年，德国工业生产达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新型大垄断企业相继出现。这个垄断资本的重要社会支柱依然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阶层。那时，共和国向劳苦大众灌输一种谬论：实现技术进步，走经济合理化道路，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消灭阶级差异。对此，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颇感兴趣，而广大职员和小市民认为这只是骗人的鬼话。所以，他们

^①道威斯计划：道威斯（1865—1961）是美国财政学家。1924年任德国财政和赔偿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曾任美国副总统。“道威斯计划”是他策划制订的，故名。

当中许多人退出了倾向共和国的工会。此后，魏玛联合政府各政党为了确保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开始右转，与右派有了共同语言，他们逐步改变了敌视共和国的态度，转变成“明智的共和主义者”。这对中间偏右的人——他们此时提出的口号是“步入共和国！”——极为有利。因此，在1924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中间派获胜，无党派人士路德（1879—1962）领导组成了十一月革命以来第一个纯粹反动的内阁。1927年，他被中央党的马克斯（1863—1946）接替。所以，右派政党把1924—1929年这段时间视为“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之年，而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则把这时的国家看成“君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年中，旧沙文主义又活跃起来：1925年4月，君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兴登堡^①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反对无偿没收诸侯财产，把“黑白红”三色旗^②作为德国商船队的旗帜。相对稳定时期常常被人称作“金色二十年代”。这个时期使亲共和国的人产生强烈的安全感，他们忽视了反动势力的潜伏危险，也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上过分依赖美国经济会带来什么恶果。

1929年10月，纽约交易所证券价格暴跌，世界经济危机从此开始，它宣告了共和国的相对稳定阶段的告终。危机爆发后，德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失业与贫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劳动人民产生反共和国的思想情绪。工人，特别是失业者，明显

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总统（1925—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任第八军军长，后来升任东线司令。1916年起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1918年参与破坏德国十一月革命和组织反苏武装干涉。1925和1932年，两度当选总统，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1933年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使政权转入纳粹党手中。

②黑白红三色旗：（见p.215注。）

倾向共产主义，小市民明显倾向民族主义。政治空气日见紧张。1930年9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特别是纳粹党，所得票数猛增：共产党的议席数从五十四增加到七十七，纳粹党从十二激增到一百零七。这次选举后，中央党的布吕宁（1885—1970）政府上台。布吕宁借助“紧急法令”，借助总统兴登堡的支持，借助社会民主党的忍让态度来领导共和国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支持布吕宁，他们不以此为耻，还美其名曰自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为避免“较大祸害”——希特勒上台，就必须作些让步，支持布吕宁。然而，不管布吕宁依靠什么执政措施，都不能阻止时局发展。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是年冬，失业人数高达八百万，劳动人民陷入苦难深渊。革命风暴就要兴起。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为挽救自己的阶级统治，打算取消遮遮掩掩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1931年10月，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结成“哈尔茨堡阵线”，开始对共和国发动总攻击。1932年5月，布吕宁被推翻，6月，中央党最反动的一派的代表巴本（1879—1969）继任总理。巴本面对革命势力也束手无策，于11月下台。12月，施莱歇尔将军（1882—1934）受命组阁。1933年1月28日，施莱歇尔也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总统兴登堡随即委派希特勒组织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从此，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第三帝国崛起。

大体说，魏玛时期政治上动乱不安，经济上灾难重重。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期，德国现代文化却兴盛起来。

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魏玛时期是最紧张、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之一。它拥有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为欧洲现代文化的发展

开了绿灯。各种思潮、各种艺术流派竞相登台表演，构成魏玛共和国特有的文化场景，魏玛时期是个实验的时期，是个不安的时期，是充满尖锐斗争的时期，是个人才济济的时期，是易于接受外来影响，同时对外国又有巨大反作用的时期。柏林取代巴黎成了欧洲的文化中心。魏玛时期的政治史与文化史并非是同步形成发展的：表现主义不是伴随着帝国军队的失败而诞生，伟大的科学发现也不是谢德曼宣布共和国成立时完成的，抽象绘画、无调性音乐与皇帝威廉二世出逃之间也无天然联系。魏玛文化的很多成分比共和国起码早问世十年，但它只是在1919年后政治与社会的背景下才得到了充分发展。可惜的是，对这样一个时期的文学，我国至今尚未给以全面系统的介绍，本书提到的大部分重要著述、作品至今尚无中译本，若把它们介绍过来，读者必可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东西，丰富与活跃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本书的叙述，聊以补缺，想必亦能给读者以启迪。

本书不是专门学术著作，只是有关魏玛文化的一幅素描。拉克尔教授在《魏玛》的英文版序言中说：我描述魏玛文化概貌的目的是想引起广大读者对最初真正的现代文化发生兴趣……这里只是概述魏玛文化。他在德文版序言中又着重指出，《魏玛》一书在于综合介绍魏玛文化，只限于勾勒魏玛文化的一般线条，而且，他还要按照自己的见解去写，避免人云亦云。

本书主要根据瓦尔特·拉克尔教授(Walter Laqueur, 1921—，英国人，伦敦当代史学家协会主席、《当代史杂志》主编)的《魏玛》(副标题《共和国文化》)德文版编译而成(该书1974年用英文出版，1976年被译成德文)，同时还参考了约斯特·赫尔曼特(德国人，美国麦迪逊大学教授，擅长德国文学与文化)和

弗兰克·特勒姆勒（德国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专长
德国文学与文化）合著的《魏玛共和国文化》等。

敬请诸位读者赐教、指正。

编译者 1987年9月5日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前言 1

一、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 1

二、左派知识分子 46

三、右派的喧嚣——右派知识分子 86

四、先锋派的光辉与贫困：新文学与戏剧 120

 1.现代派兴起与表现主义 120

 2.达达主义插曲 130

 3.共和国的“古典作家” 133

 4.舞台革命 157

五、先锋派的光辉与贫困：艺术现代派 175

 1.共和国的音乐 175

 2.艺术与建筑中的现代派 185

六、大学里的反对派 207

七、娱乐的柏林 243

八、以恐怖告终 276

九、结束语 292

一、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

1918年9月30日，德军总司令鲍尔·冯·兴登堡和总参谋次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在斯帕总司令部对皇帝威廉二世说：战争失败了。一百多年来，德国在军事上从未遭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惨败。如何应付眼前的败局，它的统治者们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威廉皇帝迟迟疑疑，举棋不定；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够采取什么办法保住自己的宝座。他不去思虑未来，因为职责与远见从来不是他和他的宫廷大臣们所特有的。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德国成了扩张侵略与傲慢专横的同义语。在那时，军队阶层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从少尉起才称得上是人”。容克贵族依然属于统治阶级，但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起支配作用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威廉皇帝在国内推行毒化教育，制造民族仇恨，鼓吹沙文主义，煽动人们去争取“阳光下的地盘”，在他看来，“世界要全仗德意志才能得救”，为此，他号召人们要奋发向上，热情工作。

威廉二世统治德国长达二十多年。尽管他实行独裁专制，然而在他执政期间，德国仍有许多进步。总的说来，1914年前的德国仍然充满着信任与乐观主义精神。只有少数文化悲观主义者，还有几位怪僻的作家与画家，预见到了后来的混乱局面与崩溃状态，但那时人们没有给予认真对待。英国作家、政治

家埃德蒙·柏克谈到革命前的德国，说生活的魅力已烟消云散。生活的魅力当然不是战前德国的显著特征，但那时在德国，人们有一种安全感，这一点后来的人也不否认。著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曾经谈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他的话同样适合于德国。他说，在这个“昨天的世界上”，有过一个国家，有过一个议会，也有过一种建立在黄金基础之上的可靠货币；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算出，他们在未来一些年能够从自己的储蓄中或者有价证券中获得多少利息；孩子们继承父母的家业，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预算，都知道用自己的资金可以怎样安排生活。其实，这种怀念过去的思想只是反映了中产阶级贫困化的黯淡形势，多数人什么也没有继承下来，他们没有股份，也并不感到安全，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还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很长，而所得的报酬却十分菲薄，和贫民窟时代没有多大差别。然而不管怎样，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在不断好转，这也是事实，因此，劳动者阶层也有某种乐观主义情绪。社会民主党人起初是遭受歧视的少数人，三十年后，他们掀起了德国最强大的政治运动。1912年进行战前最后一次普选。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首都柏林获得百分之七十的选票，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获得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选票。当然，被控制的选举使他们不能在整个比例上占优势。但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反动派无法永远阻止群众那种势不可当的前进步伐。卡尔·马克思说过，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变化。相信启蒙，相信进步，相信理智，这不仅在中产阶级，而且也在工人阶级中间深深扎下了根；技术革新，比如电力——光明战胜一切黑暗势力的象征——开始得到广泛运用，为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开辟了道路。一个消遣性乐